



你说，夏，分崩离析。

你说，马不停蹄的忧伤。

你说，且行且珍惜。

你说，水格，我们会一直记得你。

其实我没说，我也很想你。

水格 著

刻在树干上的结夏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树干上的结夏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刻在树干上的结夏/水格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5329-3037-1

I. 刻… II. 水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2261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张/6.75 插页/3 千字/100
定 价 19.00 元

葬送在时光罅隙里永不复活的语文课

距离我写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已经过去了四年，好像是在某一堂课上，我跟学生们下过这样的保证：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，那么我会写一本书，写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里，有过的疼有过的乐。那是我们曾在一起的凭证，也是我们失散多年以后得以重聚的理由。现在想起来有些怪怪的煽情，但当初的我，却是一脸的郑重其事。

其实，如果不是新年的时候有以前的学生发来拜年短信，如果不是以“纪念”的名义写下的这本小书，如果不是履历上写着曾做过一年的中学老师，有时候我真的怀疑，这一切是否出于我的杜撰。

我老是觉得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处于一生的转折点，尤其是走出校园直面社会的时候，突然之间的措手不及，常会将一些人打败，落花流水甚至是鲜血横流。我也不例外，而那一年的时光尤其特别，它就像是连接在校园跟社会中间的一个缓冲器，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度过了那段危险时间。

我记得第一次背着书包进学校的时候被保安拦住，任凭我怎么解释他

都不相信我是新来的老师；也有早上起床晚了咬着面包朝学校飞奔的经历，那时候我一度以为自己回到了17岁，就像一个真正的少年那样飞驰。就在我催着出租车司机把车当成飞机开的时候他看着我说：高几了？我当时愣了下没说出话来，而他却开始滔滔不绝：一看就知道是高三的学生，迟到了算个天大的事啊，我上学那时候天天迟到，喂，我跟你讲，借口多的是，不会扯？我帮你编几个……不是一次被当做学生，虽然第一时间有点沮丧，后来却有一点小小的窃喜，觉得自己还没有变老。那一年，讲海子的诗会流下眼泪，听何勇的《幽灵》会觉得裂肺撕心，跟学生的关系铁到像是朋友，甚至有写下一本小说记录那段生活的勇气。我也知道，这一本书在茫茫书海之中真的不算什么，可是，对于我，对于我的一些学生，它却是17岁那年最好的礼物。一直到今天，偶尔还可以在信箱里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在讨论这本书，关于“小重”的成长，关于“小米”的爱情。可是，我也很清楚，这是一本多么不起眼而淡漠的小说啊，它既不高深也不畅销更没什么远大的抱负，仅仅是一本因为承诺而诞生的作品，作为连接我的现在和过去，连接作为老师的我和作为学生的他们的某种介质而存在，在提醒着我，也曾有过那么美好而透明的时代，让我在缅怀过去的时候会心一笑。

虽然我已经向现实俯首称臣，我承认，我老了。

但是，还是谢谢你们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最最难过最最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曾经陪伴过我，见证过我的迷茫、苦痛和喜悦。

谢谢你们。

水格

2009年3月17日

[前序]

我走向前，你看得见

小海：

我离开了。

我正蹲在麦当劳的门前，上午 10 点，天空阴得密不透风，大雨瓢泼而下。对面的马路上雨水涌动，那些在大雨中的车辆穿梭着，像是海洋里好看的鱼——我一直很少在城市里看见这么大的雨，真是奇怪，刚才我进去要可乐的时候，天还是晴晴的，马路上干燥得没有一块潮湿的地儿，等我出门的时候，雨就下得这么大了。我怀里抱着一本书，头顶是姚明给麦当劳做的广告的海报。店里在放流行音乐，我就一边看雨一边听歌，一边想想过去的日子。

那天回母校做新书的宣传活动，我准备了长长的讲稿，但还是说得语无伦次。时间仓促，手机没有被调成振动，所以中途来了两个电话，我看了一下电话号码，又放在衣服袋里，继续讲话。讲座下来后，我温吞吞地回到新闻系的办公室，和大学的同窗聊天。就是那时候，在我谈笑风生的背后，我

已经看到了离别的提前到来。

我曾以为,我找到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——幸福。呵呵,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幸福的定义是什么。大学四年是一段很挣扎的时间,嗯,有人说,18岁到23岁是人的挣扎时期,考试、爱情、成人世界、社会规范秩序……想想倒觉得有些道理。我大学毕业来到这儿的时候,刚好踩着挣扎时期的尾巴,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我的面前忽然就站满了一排排年轻的面孔,我怎么能不喜欢呢?难以忘记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他们宽容的微笑,一楼尽头和中间,还有二楼尽头的教室成了我们每天相聚的地方,我们曾在那里一起听Jay的歌,讨论海子的诗,讲述每个人自己的梦想。对了,还有大作家E. B. 怀特的童话故事《夏洛的网》。记得那是一场大雨之后,黄昏,淡淡的橘色光线穿越教室的玻璃洒到每个人的书桌上,教室里一改往日的喧嚣,安静温暖,又有点甜蜜的忧伤,我们一起温习蜘蛛夏洛和小猪威尔伯的友情故事——说真的,我真羡慕一个人,哦,不对,是一头可爱的小猪,有那样忠贞而伟大的友情,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能这样想。我又怎么能忘记呢,大学里我一度心灰意冷,感到路已走到了绝境,可自从看到了你们那一一张张干净温暖的脸,我的阴霾被一扫而光,时刻感受到生活的透亮和美好。我们课间的时候在一起踢毽球或者打羽毛球,在枯燥无味的自习课上一起到多媒体教室里看掉了牙的黑白老电影;或者一些调皮的孩子,在我讲课的时候,把我新出版的书放在书桌的一角,狡猾得意地看我。

我的记性已经很不好了,不及大学时的一半,英文单词几乎全部忘光。那就挑拣几个还能记住的人说说吧,也许将来的某一天,你会看到他们(或者他们会看到我写下的这些用来怀念的文字)。

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

杨喆,第一个班级里的孩子,特别像安静的兔子,上课的时候伏到桌面上,显得仓皇,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样子。半年之后,那个班级由另外一个

老师接手,我只能和他们说再见。后来,他对班主任说想我,然后去我的办公室,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悄悄地走开。我碰见他,就问他怎么没去看我啊,他说他去了,可是去的时候门被另一个老师给带上了,然后就不敢进去了。我听了哈哈大笑,觉得那真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呢。还有总是酷酷的宋国轶、孩子气的张军帅、曾试图找来给我的新书做插画模特的李世杰,还有我的超级 Fans 张莹等等。

高伟林,六班的,经常在我上课的时候讲个不停,与我第一次交锋是在开学之后不久,我们做习题少了几张卷子,我去办公室取,见我走了他就站起来,一个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课桌,到教室前面去接水,被我逮了个正着。我告诉他要遵守纪律,他点头道歉同时面带微笑,让你以为他下次肯定不会再犯错误了。可是这一切全是假象,他会立刻把你的话抛到九霄云外,每次他乱讲话的时候我都想冲上去狠狠地教训他一顿,可每次,他都冲你不停地点头哈腰,伸出胖乎乎的小手,摇摆个不停,一直到把我逗乐。此君比较胆小,乐于戏弄小朋友,经常和幼儿园级别的小孩子一本正经地打牌(有他同桌韩天宇做目击证人),还被小孩子抢劫过(仍旧有他的同桌韩天宇作证),天黑了,就不敢一个人走路,要戚健同学护送他回家,结果在黑暗中发出毛骨悚然的怪叫,护送他回家的戚健同学吓了一大跳,因为那几天正看一本恐怖小说《地狱的十九层》,以为真的撞见鬼了呢——事实的真相是高同学一只胖乎乎的小脚丫踩在了一根大钉子上!(真怀疑高同学是高中生还是小学生噢!不过被扎这个事让我很受鼓舞!)高同学也为了鼓舞一下自己,以实现不再需要戚健同学护送他走夜路的伟大目标,特地作了一篇《论述鬼的不存在》的小文,小文读起来还蛮有道理,可据说高同学仍旧怕鬼。高同学的某些做法至今仍然让我怀恨在心,但念于曾经给我制造了无限欢乐就放过他了。特别希望这个文章被“阿良家的呆”、“矿泉水”、“天涯飘雪”、“阿毛”、“寿司汉堡”、“第五元素”……我的这些铁杆兄弟姐妹们看到,

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偷袭一下该下十九层地狱的高同学。我有时也叫他高小胖，或者发面大馒头！

小海，终于说到我们的事了。

还记得第一次写错了课题遭到你们的嘲笑吗？记得第一次和你们发脾气时恨恨的样子吗？记得在讲台上不顾颜面地老泪纵横吗？

呵呵，如今那些都过去了啊。

小海，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，你写给我的信，你在上学之前仓促的时间里去看我，你送我的小礼物，我一直都记着。

刚才说的一班和六班的那些孩子你不大熟悉吧？但我喜欢他们，和喜欢你们是一样的，甚至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抱有好感的人，还没来得及去交往，就这样被硬生生地割开了。

刚才和郭子辰通电话了，通了很长时间的话，讲到没有话可以讲了，就那样一直挂着，也觉得挺好。原来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孩子，可是他刚才说了好多好多深刻到让我崇拜的话，我觉得自己经历的那些，也许算不得什么吧。又或者，我们没什么两样，一样是在蒺藜中孤独行走的人，疼痛满身，鲜血流过了所走的道路，却找不到一个温暖的港湾，所以一直漂泊或者一直守着各自盘根错节的孤单。

我把那些你们喜欢看的书留给你们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是为了你们能长久地记住我。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幸运儿，不被遗忘。

那些隐忍而努力去追求幸福的孩子，我一直记得你们的名字，那么长长的一串，连同你们稀薄绵长的故事，一起延展在我的记忆里。

——喜欢音乐到发狂的岳悦，每次我提到流行音乐或者例如陈冠希、元彬这样的帅哥时，她就会浑身颤抖，我觉得她几乎要昏厥过去。

——王子，据传说，在篮球比赛中表现得异常勇猛，她简直像个男孩——其实我可以想象得到。离开的时候，与我的眼泪遥相呼应的好像只有王子

啊！想到这我就有点慰藉了，不是我一个人傻瓜一样在那儿抹眼泪。

——小关、twins、小白、王宁、F4、星轨、情人、字典来也、晴天雨、没没、妙忆、火格、E. T，当然还有你，小海（我愿意这么称呼你）……希望时光可以打包，然后邮寄到很远的将来，等到衰老开始的那一天，我们将这一段时光拿出来，一起分享年轻的喜悦。

不幸的孩子，要咬紧牙关。

幸福的孩子，要珍惜时光。

所有的孩子，我一直爱你们，但请原谅我的挂一漏万。

小海，我真的就要离开你们了。将要去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并且陌生的城市，过和现在迥异的新生活，再也不能见到你们。让我忧愁的是，我是一个不适应时光的人，总是跟在时光的身后磕磕绊绊。我怎么和你们说再见，我怎么接受没有你们的事实？尽管我是一个大人了，我知道，谁也不能陪谁一辈子。人的一生，将不断与你身边的人相遇然后再告别，那些你遇到的人，都是你生活里的若干片段，即使你至爱的人，终有一日，也将在你的生活里彻底消失。这没什么，这就是冰冷的现实，有许多人可以没有任何怨言地接受。可是，我不行，我会记住你们很久，这样，我也会忧伤很久。

所以，我听着五月天的《时光机》，在麦当劳的门前，在大雨的面前，傻傻地哭了。在别人的城市，没有人会在乎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蹲在那儿哭泣。我知道，新生活就这么开始了，我一直会往前走，心里怀揣着你们的美好，即使你们早已把我遗忘掉。

水格

2005年7月于长春

[新序] 葬送在时光罅隙里永不复活的语文课 / 1

[前序] 我走向前,你看得见 / 1

被风吹过的夏天_深北和小米 / 1

时光机_小米 / 11

手心的太阳_深北 / 30

飞不起来_肖子重 / 39

和你在一起_小米 / 58

初恋_深北 / 73

伤_范文希 / 84

我的心疼了_小米 / 109

绝望的生鱼片_肖子重和范文希 / 121

木偶_深北 / 135

坠入泥潭_小米 / 140

迷藏_范文希 / 148

坏孩子的天空_肖子重 / 158

花事了_深北 / 166

一半是泥土一半是花朵_肖子重 / 175

寂寞流星群_小米 / 181

最初的梦想_肖子重 / 187

杀破狼_小米 / 193

少年_祭 / 196

被风吹过的夏天_深北和小米

深北和小米手拉着手、肩贴着肩,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麦当劳甜筒,在呼呼生风的地铁站台上等待。旁边有一个妆化得很浓的女孩,在听 discman,似乎是放了很大的声音,她包里的电话响起来,也不去接。

于是，深北走上去，碰了碰她的胳膊：“喂……”

她摘下耳机，疑惑地看着深北。

“你有电话。”

“哦，谢谢。”她是东北口音，很浓厚，也许是赵本山的小品看多了，一直以来，觉得东北口音和时尚没法搭边，那太过不伦不类。“颜峻，你别在外面，先回家，自己弄点吃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在地铁站，信号不大好。我们经理约我出去谈点事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我们老板不能把我怎么样！就是把我怎么样不还有你嘛！”她果断地将电话挂掉。

“你听的什么歌，很好听么？”小米问。——小米总是这样，什么情况她都能与陌生人搭讪，且不觉得脸红。

“名字很好听，叫做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。”

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。空白。

再然后，从远处走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——深北和小米都不喜欢这样穿得很正式的男人，这样的男人浑身都是铜臭味，又老又丑。她们喜欢像陈冠希那样坏坏的、嘴巴歪歪的小男生。若对一下号，范文希真就是那样一个小孩子呢。西装革履的男人在她们面前停下了脚步，目光越过她们的头顶，落在那女子的身上。

“小欢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女子边说边把一只手递过去。

深北和小米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：“哇，好好浪漫啊！”

地铁来了，她们都跳了上去，地铁站一下变得空旷起来。谁都没有话说

了,只能保持沉默,随着地铁在地下迅速穿行。

这个夏天,有点闷热,经常是热得没有一丝风,天像是一个被烧烤的闷罐。她们还记得去年中考前那几天时间,父母像是受到了某种指令,集体对她们卑躬屈膝:第八节课之后,是等待更加漫长的晚自习到来的一段间隔,每天这个时候,家长们都拥挤着来到学校门口,弄来了各种各样的美味,恨不得做一顿满汉全席运过来给自家的孩子吃。有些孩子对站在铁栅栏外面的父母发脾气:“这什么呀什么呀,天天叫我吃这个腻味死了!”

家长说:“这个对大脑好。”

那时候,小米就对着深北笑了。

她说:“我们不这样,我们做乖孩子!”

记得那时候,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个男孩子,是体育特长生。

她们似乎是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他,相互约定:中考前的一天晚上就去对他表白。深北想了想觉得不妥,因为那样会影响他的成绩。既然是喜欢他的,就要为他着想。他好我也好!小米听深北那么说当时就笑了,笑得花枝乱颤。深北搞不明白小米为啥笑就穷追猛打地质问。小米说:他好你也好,你不觉得这句话很耳熟吗?深北一下就想到了某个电视广告,也吃吃地笑起来,于是点着小米的头说:你好色噢!

两个小破孩最后还是约定等中考结束后再去找那个男生表白。小米还气焰嚣张地说:他考到哪个学校我们就去哪个学校读书。我们要和他在一起,因为他是属于我们俩的。

上晚自习的音乐声响起来了。

她们叹了一口气,悻悻地走进了教室。

那真是一段黑色的时光啊。天空如同一条黑色汹涌的河水,在头顶呼啸着流淌过去。每当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,都觉得格外的窒息。

小米说：“天空不再是蓝色的了。”

深北说：“真的不再是蓝得透明，蓝得想要凑上去闻一闻的天了。”

男孩突然出现在小米面前的时候，她被吓了一跳，他拦住她，眼神里有淡淡的哀伤。

“你好，你可以陪我一会儿吗？”

“我不认识你。”小米矜持起来——小小的窝在胸腔里的心脏却在跳个不停，不知道漏掉了多少个节拍。

“可是，我喜欢你。”他踢了踢地面，语气淡得像是没加盐的菜，没有一点儿味道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笑了一会儿，小米恶狠狠地说，“回家去和你妈说吧！”

小米的话像是一根钉子，紧紧地将男生钉在了原地，他的脸憋成像是茄子一样的紫色。小米头也不回就走开了。

“你可以跟我去坐摩天轮吗？”男生还在她身后大喊大叫。

小米说：“我恐高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那就这样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”小米特挥斥方遒地踢了那个她暗恋了好久的体育特长生，心咔嚓咔嚓地疼，却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其实她当时多想停下来，特温柔地对他说，这正是我想的呢——好恶心好恶心，小米吐了吐舌头，把他一人扔在身后大步走开。莫名其妙，真是莫名其妙！为什么要去坐摩天轮？

她去找深北说了这件事，她们俩站在一块醒目得让人胆战心惊的大牌子下面：距中考还有15天。

阿拉伯数字 15 被写得很大很难看，像是一个怪物。

小米说：“他主动出击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深北漫不经心地询问。

深北的口气泄露了她的内心，和小米在一起，她显得过于安静——现在的男生都不喜欢像她这样林黛玉似的女孩——除了学习，她在任何方面都不及小米，这使她有点沮丧。

“没有什么啦，我不会抛弃你跑去和他在一起的！”

深北说：“他怎么不跑来对我说那句话呢？他要是找我说，我就一口答应他——哼，狠狠地把你抛弃！”

深北定定地看着小米。

小米跳起来去打深北：“好哇好哇，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！今天我刚了你这坨屎！”

深北跳开去，叫着：“来嗅来嗅！”

小米还没抽到深北呢，深北就抽风一样淌了一脸的血，怪吓人的，好像小米是出手如风的世外武林高手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小米静下来，很迷惑的表情，“深北，你没事吧？”

深北这傻瓜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脸无辜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流鼻血了。”

“哦。”深北举起了右手，她压根儿就没把这个事放在心上，“老是出，因为快考试了吧，我压力一大，就流鼻血，都已经习惯了。”

小米掏出面巾纸递给深北，然后她们一起往水房走去。路上，她们又碰到了那个男生，他高高大大地紧贴着墙壁站着，眼神游离，欲言又止。

“这小子看上去……有点傻！”深北说，“怎么没当初在球场上看起来帅呢！”

“行了，你这个花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看帅哥啊！”

“我流鼻血，是和帅哥有直接关系的！”

哈，难得深北说出这么下流经典的话来，小米差点笑翻。

水龙头拧开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，就像是小米的心事一样难缠，叫人烦躁。小米捅了捅深北的胳膊问：“去坐摩天轮什么意思？”

深北不明所以地应着：“小米，你抽风了？什么摩天轮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

下午，很热，阳光白花花地覆盖下来，亮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他们男生的脑袋统统让驴给踢了，天热得这么不像话，他们还在外面玩命似的踢球。小米和深北藏在教学楼门口的阴影里，一人手里抱着一个水杯，看着操场上的男孩子们。

“哎，要是我考不上一中……我老妈肯定饶不了我！”小米说。

“是死是活，就这样了，去不了一中我就去哈佛——哈尔滨佛学院！”

“你学习那么好还担心上不了一中？”

“小米，我好像觉得我的生活里缺少点什么。”

“少什么？不是挺好的么——你有爹有妈有吃有喝还有我，你也不缺胳膊不缺腿的，什么也不缺嘛！”

“我的生活一直太平静了，一点……怎么说，就是一点让人激动的东西都没有。那天，我在家看梁静茹的《爱的大游行》，她一边唱那首《掌声响起来》一边流眼泪，有时候我就想，也许那样的生活是我的梦想吧。站在一个好好大大好辉煌的舞台上，四周有起伏绵延的人群对我顶礼膜拜，在我身后有不断蹿上高空的焰火，我是一个让所有人羡慕嫉妒的女孩子，像是一个女王，或是一个神，倾国倾城，权倾天下——可是，事实上不是这样，我一直胆小怕事，连在人前多说一句话，我都会紧张。”深北说得激动起来，眼泪刷刷地流出来，“其实，